

《宗教与世界》丛书

当代美洲神学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OLOGIES

D. W. 弗姆著

D. W. FER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美洲神学

D. W. 弗姆 著

赵月瑟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成都

前 言

写作此书我有三层用意。第一，我概述了当代美洲基督教神学的主要趋势。第二，我引用了代表这些新发展的某些重要文献。我知道，要是写得详细些，每一章都可扩充为一本书；为此，我收入了一份简要书目，期待读者在这些领域作进一步的探讨。第三，我指出了一些途径，我认为，通过这些途径美洲基督教神学能够出色地对付我们时代的各种挑战。而我首先追求的是简明准确。

对于我就当代神学趋势所作的判断，最好从生活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内部史”和“外部史”来理解。我们全都有自己独特的内部史。我母亲不是你母亲。我的背景不同于你的背景。人的每一群体：黑人、妇女、瑞典人、天主教徒等等，都有其自己的内部史。这种内部史对于发现人作为一个个体和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一名成员的身份来说至关重要。但是我们

还有一个大家所共有的外部史。我们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我们是同一个行星地球的居民。我们是人。我们全都有自己的希望与挫折，有自己的梦想与忧虑。我们全都需要爱与被爱。我对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神学的主要批评便在于，它们理所应当地关心了自己的内部史，但与此同时，它们往往忽视了我们大家所共有的外部史。结果便是一种破裂的信仰。

另一个准则涉及神学的中心任务。我认为，神学家的头号问题仍然是上帝的问题。果真有上帝吗？终极实在的本性是什么？宇宙对人是友好的，敌对的，还是漠不关心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许多神学家无可非议地关心着上帝的活动，但却忽视了上帝的本性。我认为，“上帝是谁”跟“上帝干什么”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也将导致一种破裂的信仰。在最后一章里我对这两条准则都作了阐述，并指出了我认为神学发展应循的方向。

为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洲基督教神学发生的变化，需要对这一时期之前的神学发展有所了解。为此，我在导言性的第1章里概述了从大约本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洲新教神学。从60年代初期开始，神学的普世性质已成大局；因此，天主教神学家和新教神学家都包括在内了。

诚然，在概述这些神学运动时，我是作为一个试图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旁观者来写作的。但我不否认自己的倾向。我深切关怀给人类带来烦恼的那些重大问题。我坚决认为，神学家们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进行彼此间的对话，以帮助弥合破裂的信仰和破裂的社会，打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人为的界线，并促进对宗教和人类经验的更为广泛的研究，使我们作为兄弟姐

抹、作为活生生的上帝的孩子团结起来。

我要感谢下列杂志的编辑允许我使用已经发表的一些资料。这些杂志有：《生活中的宗教》（1975年秋季号；1980年冬季号）；《选择》（1980年2月号）；《苏格兰神学杂志》（第34卷，第2期，1981年4月）。看过我在《基督教世纪》周刊（1972年3月号；1978年5月号）上的文章的读者会在这里看出某些已在该杂志上发表过的观点。

就促使我形成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而言，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不可能一一提及。但是，有两个人的帮助对于完成这一工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的忠实秘书玛丽·米勒，不厌其烦打了好几遍草稿，并帮我消除了许多语法错误。我的夫人黛博拉，实际上是我的共同撰稿人。不仅是她卓越的写作技巧提高了我的作品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她的坚贞爱情和持久鼓励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我最大的灵感源泉。不过，我不想要她为我的观点负任何责任。

迪恩·威廉·弗姆

马萨诸塞，南哈德里

1981年1月

第1章 1900—1960年的 新教神学

新教在20世纪承受了思想、经济、社会领域里的各种剧变，其声势并不亚于16世纪初期的那些变动。在这两个时期，基督教都不能对这些剧变保持超然的态度。如果它要继续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的话。为了理解新近的美洲新教神学为何在某些方面如此不同于其早先的形式，必须认识现代思想的状况。

现时代对神学思想的新的研究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科学革命。这一运动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断言即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耶稣基督的神性、来世生活的保证等都提出了挑战。20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任何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不存在确定无疑的东西。旧的宗教信仰与新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纽带已经断裂，或许已经无可弥补地破碎了。

传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观所预设的宇宙是家长式的和二元论的。上帝高居于人类之上，而基督是双方的调和者。基督能够以一种独特的决定性的方式在神与人、超自然与自然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超自然这个词指的是不能用人的创造性来理解的超人类的一种实在（上帝）的秩序。这种超自然的秩序只有当那个实在即上帝通过神学干预而启示出来才能为人所知。正是这种以知识与启示为基础的二元论，与科学革命留下来的世界观格格不入。

要确切地指出人们何时开始以不同方式思考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有些历史学家提出，这一变化早在1451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就已发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在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之际开始的。有些人追溯到12世纪的根源，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变化迟至17世纪才开始。总之，肇始于几个世纪之前的一场思想运动缓慢而痛苦地席卷西方世界，急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重新塑造了其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面貌。然而，直到20世纪，这一运动并未严重影响人类的宗教信念。

科学革命的主要特征在于用归纳法进行研究。这一方法在追求可靠知识的过程中作出了两个主要假定。第一，直接的观察和实验是认识任何事物的最可靠方法。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相信任何事物之前都必须能亲身经验到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这是说人们不会承认任何真理是有效的，除非人们经验到它或者能够相信另外某个人的观察。在诸如历史学和人类学这样的领域里，不可能获得直接的知识，人们将会相信在那一特定研究领域里进行了彻底研究并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构建

起其理论的学者们。很明显，这第一个假定并非完美无缺；任何假定都是不完善的。

第二个假定是，合理的分析是知识可信性的最好法官。某物不仅必须被观察者或某个被认为是可信的人所直接经验，而且它必须根据观察者先前的知识才能被理解。在已知的事物与未知的事物之间必定有一种首尾一贯的模式。任何与其他信仰内在地不一致的信仰或逃避理性探究的信仰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明晰的思考取决于现在与过去的和谐结合。自然，根据我们有限的知识，一个信仰并不总是与另一信仰协调的。例如，两种光的理论（波动说和微粒说）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然而，作为基础的假定是，这一冲突是表面的冲突。最后，将会发现一个根本的原则调和了所有表面上的差异。

科学方法经过激战所取得的胜利是，真理必须通过人的经验和归纳的思考来发现和检验。人们对真理的理解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而改变。对于现代许多信仰者来说，宗教信仰已逐渐被理解为一种以理性和经验为基础、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有用假定，而不是一套有关永恒宇宙的天启真理。

概言之，新教神学被描绘成对科学革命的三种不同反应：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新正统神学。虽然今天仍可看到这三种观点的鼓吹者，但它们作为重要思想流派的影响在本世纪初当然也在60年代之前，是占支配地位的。重要的是，对这些思想运动的每一种我们都要给予某种注意。

自由主义神学

新教自由主义这个词通常用于指称那种新教思想流派，它认为，按照现代科学世界观对基督教的启示进行重新解释是必要的。自由主义神学断言，如果基督教要适合现代信徒的需要，就必须同当代思维方式协调一致。

或许宗教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神学先驱是德国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施莱尔马赫强烈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唯理智主义，这种观点倾向于把基督教看作一系列命题而不是同上帝的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他攻击这些宗教的“有教养的轻狂者”(cultured despisers)把基督教信念等同于教条和信仰。他声称，宗教是绝对信赖上帝的情感，基督教的目标是像基督本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充分地体验这种上帝意识。他的上帝意识的外延把基督同其他那些有罪的人(当他们不选择去认识上帝时)区别开来。赎罪体现了对这种神-人联系的纠正。根据施莱尔马赫，在上帝、基督、人和世界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它们都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不同方面。与上帝的交流是基督教生活和信念的起点与终点。他曾经说，教义必须从基督教徒的内部经验中抽取出来。在20世纪上半叶，施莱尔马赫及其追随者的学说已形成新教中一个明确的神学流派。新教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于如下四个基本断言。

第一，自由主义神学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已在

人类致力探索的其他领域的进步中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宗教信仰必须为人们最好的经验和理性所理解。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不能孤立为一个特殊的启示的范畴，以躲避归纳探究的检验和个人经验的证实。自由主义神学断言，影响人类命运的那些问题需要有现代的答案，在科学中获得成功的方法在宗教领域也能够奏效。

这就意味着，例如，科学地对待《圣经》研究，就必须对之进行任何其他书籍都需经过的同样的真理检验和证实。《圣经》考证在20世纪并不新鲜，特别是“初级考证”即旨在尽可能精确地再现最初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校勘。这方面的努力甚至早于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20世纪达到了其后发展的顶点，即提出有关这些作品的性质与目的之类更深刻的问题的“高级考证”。对于《圣经》各种版本的原作者、这些文献的可靠性、作者的神学倾向、许多段落的意义等，都提出了质询。这种研究对以往不加批判就接受的许多有关《圣经》的假设提出了疑问，包括《圣经》作品的可靠性以至《圣经》权威的作用。

新教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信赖经验而不是《圣经》，把经验看作第一权威。这里的经验应当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总体，当然，也包括作为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一个方面的《圣经》。它既包括个人方面，也包括社会方面。自由主义神学认为，理性是以一种首尾一贯的可理解的方式组织并清楚表达经验与知识的工具。《圣经》获得的权威性，不是由于特殊的神的认可，而是由于它是人类目睹活生生的上帝的记录。《圣经》是一份人类的文件，它包含那些声称认识上帝的人们的许多不同

观念、实践和习惯。但这种知识有可能被所有人获得。自由主义神学坚持认为，对《圣经》的这样一种看法使它比以往更为真实有力。关于自由主义对《圣经》的信仰，莫顿·恩斯林（Morton Enslin）写到：

这是多少世纪以来像他自己一样的男男女女对付生活的各种任务和问题取得成就和进行精神价值探求的记录。在这些年代里，他们作出了许多发现，获得了许多见识。对于他来说，这是过去留下来的一笔无法估价的遗产。从中他将发现许多有助于他不断追寻生活目标的东西。如果把它看作一本书，当他发现其中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时，他一点不会感到惊讶。他知道这不是别的书，而是在长达千年的时期中由许多人写成的作品。他不会对其中的分歧和矛盾的观点感到惊诧……当无礼的人向他挑战说“所以你不相信《圣经》”时，或许他会对这种坏作风和低级趣味感到气恼，但片刻之后他会回答说：“我爱它，这一点对我来说重要得多。”^①

自由主义神学断定基督是上帝的最高启示。这个断言植根于他们对上帝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的获得可以通过阅读《圣经》，也可以不通过阅读《圣经》。当他们宣称宗教经验是基本的和普遍的经验时，他们并不是说所有宗教一律平等，而是坚持，归根结底所有人都必须根据个人经验而不是根据别人任意的证

^① 莫顿·恩斯林：《新教信经》（The Protestant Credo），弗吉利乌斯·弗姆编，纽约：哲学文库，1953年，第80页。

明或教条地接受神的启示来发展自己的信仰。

自由主义神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强调上帝与人类、理性与启示之间的连续性。自由主义神学拒绝二元论的思考，因为这种思考往往使宗教信仰不能先天地经受通常的理性探究和个人证实的检验。自由主义神学坚持认定真理只有一个。神性的问题也类似于人性的问题。真理不可能被分成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所以人类了解其自身的方式也就是他们了解上帝的方式。

宗教自由主义对这种连续性的鼓吹从它对进化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当查尔斯·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和1871年发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时，正统基督教迅即作出反应予以谴责。达尔文提出的学说包括，人的生命是通过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虽然这一学说并不新颖，但达尔文擅长于积聚支持这个学说的大量证据。他的断言是对正统基督教的威胁，因为进化似乎否认了人类作为上帝的特殊造物的独特地位。但是，在自由主义神学看来，达尔文的学说可用以强调人类同上帝的其他造物的连续性，丝毫不贬损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作用。上帝创造了世界及世界上的万物，这一点远比上帝如何造物更为重要。

最后，自由主义神学强调人类具有克服个人的不足和社会秩序的缺陷的潜力。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够了解上帝就如人们能够了解其自身一样。人们能在很大程度上认识真理。人们能使世界变得更好。诚然，人类并非一贯正确，也不是没有过错，他们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并且经常会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利用知识。但是人们不能靠简单承认其无知、靠出于自私目的的偶像崇拜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们应当老老实实

地谦卑地承认自己的局限性，然后着手研究，进行社会改革。自由主义神学强调人从善的可能，而不是趋恶的天性。它把基督教的本质理解为对上帝和人类的爱。自由主义神学相信上帝和人类是伙伴关系，强调人生快乐健康的方面。用弗洛伊德·罗斯的话来说：

基督教史的悲剧之一是，为大多数基督教徒决定神学模式或基调的人，是那些曾因怀才不遇而埋怨上帝的人。一个苏格拉底或埃克哈特式的人可能会欣赏索罗的话。当人们在索罗临终之际问他是否已向上帝言归于好，他答道：“我不知道我们曾经争吵过。”^①保罗、奥古斯丁、路德都不会理解这句话。

当自由主义神学家支持社会福音派时，他们对人类潜力的信心明显地表现出来。环境逐渐被看作人类许多困难和缺陷的根源。自由主义神学家争辩说，如果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得到改善，人类的处境也会改善，而社会秩序则将比较接近地反映上帝的意志。人类作为上帝之子应该能清除社会中现存的许多不公正和不平等。本世纪初期社会福音派运动的力量增强了自由主义神学家寄于个体的信心。

社会福音派之父是沃尔特·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 1861—1918)，罗切斯特神学院多年的教会史教授。饶申布什把自由主义传统的主要特点结合起来。他强调上帝和

① 弗洛伊德·罗斯：《新教信经》，第80页。

人类的连续性，因而从人类的劳作中看到上帝的工作。他相信人类的缺陷本质上是环境的缺陷，一代人腐蚀了下一代人。他的主要作品《社会福音的神学》，为社会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它认为，基督教的目的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改造社会：

当我们爱自己的伙伴、为自己的伙伴服务时，便是爱上帝、为上帝服务，上帝爱我们的伙伴并生活于其中……新的社会目标，对于现代生活和思想有深刻的了解，它扩大并改变着我们对基督教意义的全部看法。^①

新教自由主义的这些特征——科学精神，宗教经验的权威性和普遍性，神人连续性的重要性以及对人性的信心——体现了自由主义神学试图同现代世界妥协的各个方面。虽然新教自由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神学力量在本世纪30年代开始衰落，但它在所有主要新教派中仍拥有追随者。

新教自由主义最重要的鼓吹者之一是哈里·埃默森·富司迪 (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富司迪站在美洲神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最前沿，他带来一种有理性的信仰和启发人的希望。富司迪从三方面概括了新教自由主义。第一，他始终试图用适合于现代世界的变化着的范畴来表达基督教信仰的永恒真理。他知道，没有任何一种神学能够以最终的形式来表现它。如他所说：

① 沃尔特·饶申布什：《社会福音的神学》(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纽约：阿宾登出版社，1917年，第48页。

当人们漫不经心地对待基本的基督教经验和真理的启示，不再试图以更合适的词语重新思考它们，不再根据新获得的知识看待它们，不再为新的时代重新解释它们的时候，到了这一天，基督教就完结了。^①

为此原因，富司迪终生同基要主义者和静止不变的正教维护者战斗。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丢掉了基督教信仰的永恒真理的激进派。他的布道证明，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人类生活的整个风气将是无聊的，人类道德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将不复存在。富司迪断言，如果上帝不是人格的，那么上帝就同人类生活毫不相干，而“一个毫不相干的上帝就是无足轻重的上帝”。在一次十分动人的布道中他断言：

如果我们想要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我们的确可以抛弃陈旧的、孩子气的、拟人化的上帝观念，但我们不能抛弃上帝，使自己像中了圈套的老鼠那样堕入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成效的宇宙之中。^②

第二，富司迪强调理性在信仰中的重要性。他经历过神学剧烈动荡的时期，当时宗教教义的风向变幻莫测，常常使个别

①哈里·埃默森·富司迪：《当今的生活》（The Living of These Days），纽约：哈珀出版公司，1956年，第230页。

②富司迪：《我的上帝观》（The Power to See It Through），纽约：哈珀出版公司，1935年，第133页。

信徒陷于困惑混乱之中。富司迪重视理性，不是由于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由于他本人同基要主义和蒙昧主义进行了斗争。他曾经说：

当代批评自由主义的人们往往没能看出，自由主义对于我们当中许多人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因它而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正教的束缚，我们是不会成为基督教徒的。①

基督教信仰必须证明我们最深刻的见识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性，否则，信仰就成为任意的运用。富司迪坚持说：“信仰与理性并非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它们互相需要。在其整个历史上祸害于宗教的种种可悲迷信正是信仰脱离理性所造成的。”②

最后，富司迪的信仰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许多个体的悲剧和失败、希望和梦想的基础上的。他不厌其烦地说，宗教中最最重要的东西是第一手的个人经验。富司迪受到沃尔特·饶申布什和社会福音派运动的极大影响，他对社会的强烈关心反映在他的作品和宣讲中。在《服务的意义》中他写道，人类最持久的需要之一，便是按照服务以及宗教的巨大推动力依附于各项服务工作来解释宗教。富司迪认为，基督教的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如何选择一种信仰呢？富司迪答道：

①哈里·埃默森·富司迪：《当今的生活》，第66页。

②同上书，第258页。

采取所有信仰中的真知灼见，注意所有信仰的不足之处，不要完全地信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要看到我们所要解释的实在永远比我们暂时的、有条件的解释伟大得无限量——在我看来这就是智慧。①

哈里·埃默森·富司迪代表着新教自由主义中最优秀的分子。

保守主义神学

自由主义神学并非新教神学对科学革命的唯一反应。所谓保守主义神学也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宣布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一套命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保持不变，虽然人的态度及世界观在变化。对于现代世界的这种反应包含着许多差异，为了对比起见，我们将称之为保守主义神学。许多解释者把这种观点称为基要主义，但后一名称遭到自由主义神学家的严重歪曲，实质上已被说得毫无价值。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这个名称应该留给那些坚持对《圣经》的词句作字面解释的信徒们。基要主义作为一个自觉的运动可以说开始于1910年，当时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基本原则：为真理作证》（The Fundamentals: A Testimony to the Truth）的小册子。后来基要主义逐渐被认同为基督教信仰的五项基本教义：

①《当今的生活》，第232页。